

養正圖解

冊二



得賢弭盜



養正圖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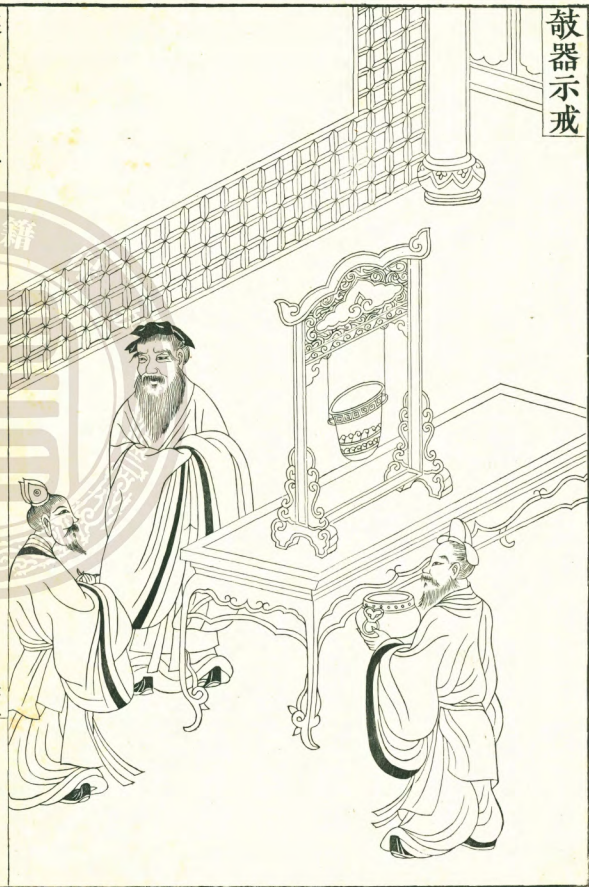
三

晉侯以黼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爲太傅於是晉國之盜逃奔於秦羊舌職曰吾聞之禹稱善人不善人遠此之謂也夫善人在上則國無幸民

士會范武子也黼冕命卿之服晉置三軍以上卿爲中軍帥執政者也羊舌職晉大夫稱字解做舉字晉侯以黼冕命士會將中軍加以太傅之官於是晉國之盜逃奔於秦羊舌職說我曾聞禹舉善人則不善人遠去可見善人在上僥幸之民自無所容於國非驅之也蓋朝廷用非其人則操柄者以姑息爲政而不必懲惡嗜利者以苟免爲事而無心畏罪盜賊公

行實自上教之也惟賢人者德行足以服遠近之心  
威望足以寒姦邪之膽一旦柄用豈但可爲弭盜計  
哉如魏文侯師卜子夏友田子方秦人不敢窺兵於  
西河孝文使魏尙爲邊守匈奴不敢南向楚用子玉  
爲將則文公側席而坐古人謂十萬之眾不如一賢  
非虛語也永和申李固朝會見侍中竝皆年少無一  
宿儒大臣可壓羣望者爲之歎息然則未得賢當思  
致之得賢當思愛惜而盡其用勿徒漫不加意使姦  
人敵國恣行而莫之忌也

養正圖解



養正圖解

三

孔子觀於周廟有敬器焉孔子問守廟者曰此爲何器  
對曰蓋爲右座之器孔子曰吾聞右座之器滿則覆虛  
則敬中則正有之乎對曰然孔子使子路取水而試之  
滿則覆中則正虛則敬孔子喟然歎曰嗚呼惡有滿而  
不覆者哉子路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孔子曰高而能下  
滿而能虛富而能儉貴而能卑智而能愚勇而能怯辯  
而能訥博而能淺明而能闇是謂損而不極能行此道  
惟至德者及之易曰不損而益之故損自損而終故益  
孔子觀於周廟見有一敬器問守廟者說此爲何器  
他對說此是右座之器孔子說嘗聞此器盛水滿則

覆無水則敲水酌中則正果如此否守廟者對曰然  
于是使子路取水試之果是如此孔子有感喟然歎  
曰嗚呼人豈有盈滿而不傾覆者哉蓋古人深明盈  
虛消息之理進退存亡之道著爲明訓不一而足猶  
恐人不能警醒故制爲是器寘於座右時時見之入  
目警心不敢自滿則天下國家可以長保而不至於  
傾危此古人深戒後人之意孔子所以見之而興歎  
也子路因問持滿之道孔子說高能處之以下滿能  
處之以虛富能處之以儉貴能處之以卑智而能若  
愚勇而能若怯辯而能若訥博而能若淺明而能若  
闇是謂能自損而不使至於窮極非至德不能及此  
又引易之言說能自損者終必至於益也孔子此言  
說持盈守滿之道可謂深切著明矣人主宜寫一通  
置之座側比于侑卮可也昔宋真宗嘗爲敲器論以  
示羣臣亦可謂知自警者然猶不免于天書之誑惑  
則非知之艱行之惟艱豈不信哉



養正圖解

三五

孔子觀於太廟右階之前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害安樂必戒無形所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莫聞神將伺人熒熒不滅炎炎奈何涓涓不壅終爲江河縣縣不絕將成網羅毫末不札將尋斧柯誠能慎之福之根也口是何傷禍之門也君子知天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眾之不可先也故後之温恭慎德使人慕之執雖持下人莫踰之人皆趨彼我獨守此孔子願謂弟子曰其言雖鄙而中事情

金人是鑄銅爲人三緘口上加以三結示不可容易

出言的意思銘詞明白詳悉無待衍說大抵古人制器尙象無非至教如湯有盤銘武有刀劍戶牖銘目擊道存令人有惕然警醒者若太廟金人敔器尤爲顯著况皆經大聖人論說一番學者時時細玩之不虛古人垂戒至意可也

養正圖解

美





養正圖解

三

王孫圉聘於晉定公饗之趙簡子鳴玉以相問於王孫  
圉曰楚之白珩猶在乎其爲寶也幾何矣曰未嘗爲寶  
楚之所寶曰觀射父能作訓詞以行事於諸侯使無以  
寡君爲口實又有左史倚相能道訓典以敘百物以朝  
夕獻善敗於寡君使寡君無忘先王之業此楚國之寶  
也若夫白珩先王之玩也何寶焉

王孫圉楚臣簡子晉卿趙鞅也鳴玉鳴其珮玉以相  
禮珉珮上之橫者觀射父左史倚相二人皆楚臣王  
孫圉聘於晉定公饗之趙簡子鳴玉以相禮問王孫  
圉說聞楚有白珩今猶在乎其爲寶值幾何王孫圉



說金玉玩好有之不足重無之不足輕楚何寶焉楚  
惟以觀射父與左史倚相二賢爲寶蓋觀射父善於  
詞令能作訓詞以行事於諸侯使無以君爲口實而  
非毀之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之書道  
訓典以敘百事或善或敗朝夕獻之於君使無忘先  
王之業故友邦輯和而無所違強鄰環伺而不敢動  
使國家重於九鼎大呂者此楚之寶也若白珩不過  
先王之玩具而已何足爲寶哉大學所引楚國無以  
爲寶惟善以爲寶二句正指此而言古語云寶得其  
寶者安寶失其寶者危王孫圉之言能辨於此亦可

養正圖解

美

謂使於四方不辱君命者已



養正圖解

无

周舍語趙簡子曰願爲諤諤之臣墨筆操牘從君之過而日有記也月有成也歲有效也簡子居則與之居出則與之出無何而舍死後與諸大夫飲於洪波之臺酒酣簡子泣諸大夫出走曰臣有罪而不自知簡子曰大夫無罪昔周舍有言曰千羊之皮不若一狐之腋眾人之諾諾不若一士之諤諤昔者商紂默默而亡武王諤諤而昌今自周舍之死吾未嘗聞吾過也吾亡無日矣是以寡人泣也

諤諤是直言無隱的模樣簡子之臣有周舍者說願爲諤諤之臣墨筆操牘以從書君之過日有記月有

成歲有效庶幾君之有所警醒也簡子從之朝夕出入皆與之俱未久而周舍死他日與諸大夫飲于洪波之臺酒酣忽思周舍爲之泣下諸大夫不知以爲必有得罪處走而請問簡子說大夫無罪昔周舍有言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可貴也眾人諾諾順從不若一士謬謬直言有益也昔商紂之臣皆默默而商亡武王之臣皆謬謬而周昌今自舍死未聞以吾過相告者吾亡無日矣是以泣也蓋古者人君左史記言右史記事又有御史立柱下君舉必書故其史爲當時實錄而爲君者亦有所忌憚而不敢爲非也

養正圖解

早

後世史職雖具人君言動悉不得聞至御史專以諫諍爲職然阿諛順旨者多正直敢言者少卽敢言矣而人主有受有不受又不得面陳託之章疏於是深者不敢盡言粗者又不足聽甚至犯威觸忌有斥逐貶徙論爲城旦鬼薪者不少矣如是人臣誰肯忘身爲國者祇有默默避罪而已主明臣直若簡子之君臣真可法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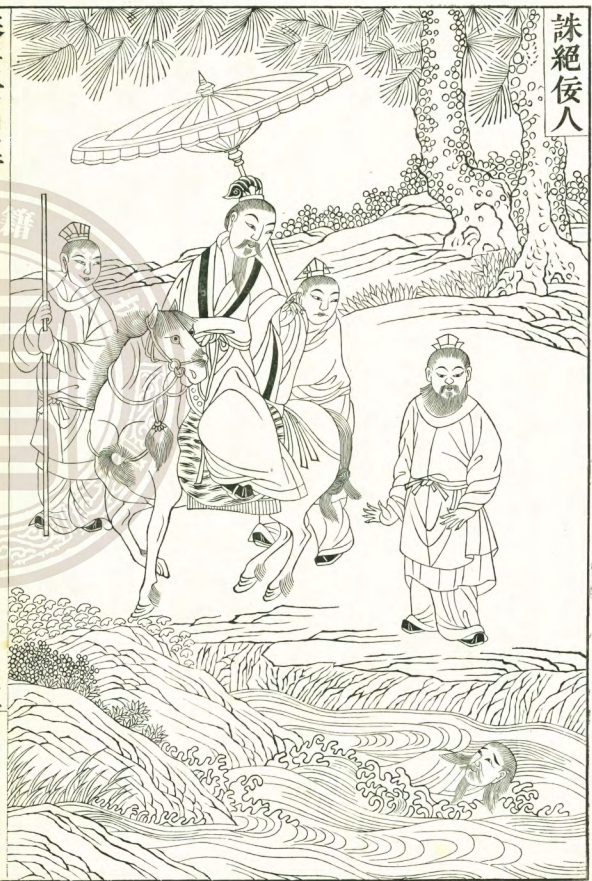
養正圖解

望

董安于治晉陽問政於蹇老蹇老曰曰忠曰信曰敢董  
安于曰安忠乎曰忠於主曰安信乎曰信於令曰安敢  
乎曰敢於不善人董安于曰此三者足矣

董安于是趙簡子之臣蹇老是當時賢者董安于治  
晉陽問爲政之道于蹇老蹇老對說爲政之道有三  
曰忠曰信曰敢而已董安于恐於三者用之不當故  
問忠將何所用乎則對說忠以效于主以事君不可  
欺罔也問信當何所用乎則對說信以施于令以出  
令不可更改也問敢當何所用乎則對說敢以施于  
不善人以去惡不可姑息也董安于聞之說此三者

足以爲政矣夫事君必定要忠出令必定要信人皆知之至於不善人有謂當寬假之使之有所容者有謂當徐制之不可激其變者其言亦似有理不知小人易進難退眞知其不善必放流之進諸四夷不與同中國然後可稍有不果彼或曲爲承順以固其寵招來黨與以厚其勢廉恥之心盡喪窺伺之姦百出一旦得志其害有不可勝言者矣後世有用賢如轉石去佞如拔山者是敢用于善人不用於不善人也政豈有不亂者哉



養正圖解

望

趙簡子與欒激遊將沈于河曰吾嘗好聲色矣而欒激  
致之吾嘗好宮室臺榭矣而欒激爲之吾嘗好良馬善  
御矣而欒激求之今吾好士六年矣而欒激未嘗進一  
人是進吾過而黜吾善也

趙簡子晉卿嘗與欒激遊惡其爲人將沈之于河說  
吾嘗好聲色矣欒激卽爲我致之吾嘗好宮室臺榭  
矣欒激卽與我爲之吾嘗好良馬善御矣欒激卽爲  
我求之今我好士六年不爲不久也欒激未嘗進一  
人夫三者之好是吾之過也彼皆先意承順使其過  
日長非進吾過乎賢士之好是吾之善也彼則壅閉

不通使吾善日退非黜吾善乎所以沈樂激于河者  
以此蓋小人事君必先求中君之欲使其心志蠱惑  
怠於政事威權去已而不自覺然後徐起而收之專  
權擅政無所不爲君幸而覺悟則黨與已成難於卒  
去不幸而不悟則國家之敗亡隨之故君子之進小  
人之所甚不樂也君子見用則必導君以正以勵精  
圖治爲勸以般樂怠傲爲戒彼小人者何以肆其奸  
哉簡子於樂激深知其奸使無所容其他凡爲小人  
者自知警懼凡逢君蔽賢以成己私者皆有所不敢  
矣此最爲人上者所當法也

養正圖解



養正圖解

聖

魏文侯弟曰季成友曰翟黃文侯欲相之而未能決以問李克克對曰君若置相則問樂商與王孫苟端孰賢文侯曰善以王孫苟端爲不肖翟黃進之樂商爲賢季成進之故相季成季成翟黃皆近臣親屬也以所進者賢別之故李克之言是也

魏文侯是戰國諸侯其弟名季成其友姓翟名黃文侯欲二人中擇一人爲相而未能自決故問李克李克說君若置相不必問此二人但問樂商與王孫苟端孰賢則相可定矣此所謂達視其所舉也文侯悟於是稱其言善以王孫苟端爲不肖翟黃之所進也



以樂商爲賢季成之所進也所進者不肖則其人之不肖可知所進者賢則其人之賢可知蓋君子小人各從其類故也於是文侯以季成爲賢而相之季成是文侯的親屬翟黃是其近臣皆可以爲相但以所進的賢否別之李克之言誠確論也人君惟知人是第一件事但知人最難毀譽失實喜怒任情或本是賢人錯說做不肖或本是不肖錯認做賢人又有明知其賢乃惡其持正而疎遠之明知其不肖卻喜其阿順而親近之如此而望得人以圖治不可得已文侯小國之君耳猶知擇相不可苟而以其類求之由

養正圖解

吳

他平日以子夏田子方爲師友每過段干木之廬必式賢人講明已非一日宜其識見高於尋常萬萬也



養正圖解

聖

魏文侯過段干木之閭而式之其僕曰君胡爲式曰此非段干木之閭歟段干木蓋賢者也吾安敢不式且吾聞段干木未嘗肯以已易寡人也吾安敢驕之段干木光乎德寡人光乎地段干木富乎義寡人富乎財其僕曰然則君何不相之於是君請相之段干木不肯受則君乃致祿百萬而時往館之於是國人皆喜相與誦之曰吾君好正段干木之敬吾君好忠段干木之隆居無幾何秦興兵欲攻魏司馬唐諫秦君曰段干木賢者也而魏禮之天下莫不聞無乃不可加兵乎秦君以爲然乃按兵輟不敢攻之

魏文侯過段干木之閭伏軾起敬其僕問君何爲式  
文侯說此非段干木之閭與段干木賢者也吾安敢  
不式且吾聞干木未嘗肯以己之德易寡人之位也  
吾安敢驕之段干木所光顯者在德寡人所光顯者  
在地段干木所富厚者在義寡人所富厚者在財此  
正所以不肯易也其僕曰干木旣賢何不以爲相于  
是文侯請相之不受乃致百萬之祿而時詣其館致  
敬焉國人皆喜作爲歌謠稱誦之未久秦興兵攻魏  
秦司馬唐諫秦君說段干木賢者也而魏禮之則其  
君之賢可知賢君之國豈可以加兵乎秦君然其言

養正圖解

吳

因按兵輟行不敢攻魏夫以段干木彈琴樂道詠先  
王之風文侯禮之遂使虎狼之秦寢其謀而不敢動  
賢於十萬師遠矣孰謂賢者無益於人國耶雖然干  
木隱士文侯能式其閭而未能得之以爲相若使子  
思孟軻之賢當時諸侯委國而聽之可以闢土地朝  
秦楚豈特使之按兵不動而已哉惜乎其不能也



養正圖解

冕

魏文侯使西門豹往治於鄴告之曰必全功成名布義  
豹曰敢問全功成名布義爲之奈何文侯曰子往矣是  
無邑不有賢豪辯博者也無邑不有好揚人之惡蔽人  
之善者也往必問賢豪者因而親之其辯博者因而師  
之問其好揚人之惡蔽人之善者因而察之不可以特  
聞從事夫耳聞之不如目見之目見之不如足踐之足  
踐之不如手辨之人始入官如入晦室久而愈明明乃  
治治乃行

西門豹是魏文侯的臣曾爲鄴令文侯告他說爲令  
要全功成名布義豹問如何爲此三者文侯說你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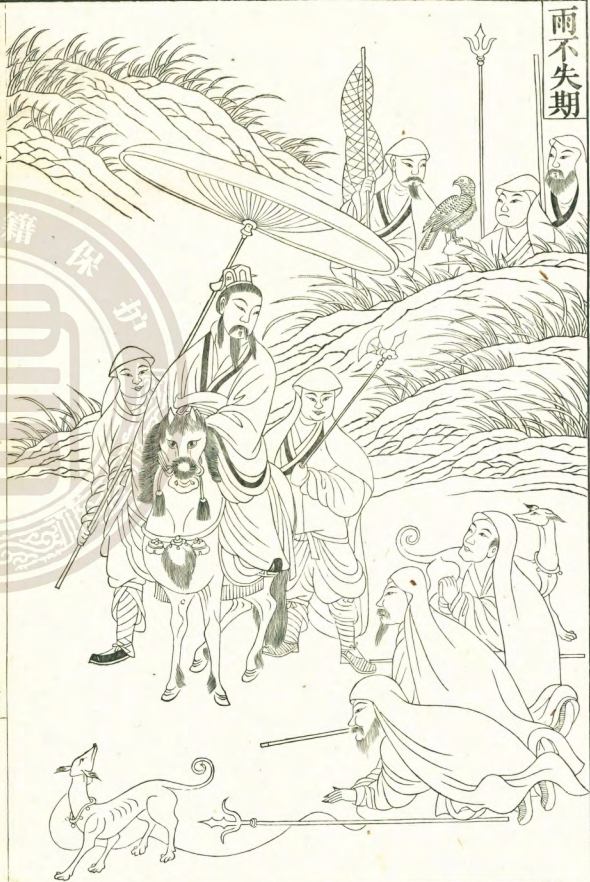
去無有一邑中無賢豪辯博的人與那好揚人之過蔽人之善的人豪賢的人是有德者可去親近他辯博的人是有學者可以他爲師好揚人之過蔽人之善的人雖非君子可因他言語去察人的賢否不可以自家獨聞的就去行蓋耳聽的不如眼見的真眼見的又不如足下踐履的足踐的又不如手裏分辨的尤真人初去做官就似走入暗室的一般都無所見久了漸漸的明白凡事明白然後不亂然後可見之行也文侯此言最宜詳玩蓋爲治之先務不過用人行政二者而已然不可恃一己之聞見必互相稽

養正圖解

辛

察然後可以得真才必每事詳審然後可以定國是故古之明君日臨羣臣與講論治道則人之短長自見日理萬幾爲之綜核名實則事之諳練日精若日深居高拱百官不得見其面肆志偷安幾務不以掛于懷則股肱墮而庶事隳何以全功名而布大義于天下哉若文侯者可謂知爲治之要務矣史稱西門豹之治鄴人不敢欺謂非有得于此哉

雨不失期



養正圖解

至

文侯與羣臣飲酒樂而天雨命駕將適野左右曰今日  
飲酒樂天又雨君將安之文侯曰吾與虞人期獵雖樂  
豈可無一會期哉乃往身自罷之

虞人是掌管田獵之官獵是圍取禽獸此是史書上  
言魏文侯不失信于臣下的說話文侯一日與羣臣  
飲酒極樂天又下雨忽然傳命掌駕者要往田野中  
去左右止文侯說今日飲酒歡樂天又有雨難行君  
命駕將何往乎文侯說道我曾與虞人有約今日會  
獵豈可以天雨飲酒失信于彼而不與一會期哉于  
是竟到田獵所在親命虞人以罷獵之故其不溺于

晏安不忽於微賤如此傳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蓋凡人出言且不可苟况人主之言爲一國之命令繫萬民之觀瞻豈可忽哉文侯在春秋能尊禮賢人崇尚信義真卓然於世俗之表者宜其有聞於後世也

養正圖解

至





養正圖解

三

齊威王初委政卿大夫國人不治於是召卽墨大夫而  
 語之曰自子之居卽墨也毀言日至然吾使人視卽墨  
 田野闢人民給官無留事東方以寧是子不事吾左右  
 以求譽也封之萬家召阿大夫語之曰自子之守阿譽  
 言日聞然使使視阿田野不闢人民貧苦昔日趙攻鄆  
 子弗救衛取薛陵子弗知是子以幣厚吾左右以求譽  
 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嘗譽者皆烹之於是齊國震  
 懼人人不敢飾非務盡其情齊國大治

卽墨阿鄆俱邑名薛陵地名威王初年不理政務付  
 之卿大夫凡事廢弛國事不振一日忽奮然圖治召



卽墨大夫來與他說自汝到卽墨我左右的人都說你做官不好毀言日至吾耳中及我使人到卽墨查看卻田野開闢無荒蕪的人民富足沒貧苦的官事修舉東方寧靜全與那毀汝之言不同是汝以正自守不交結吾左右以求扶持也乃加封萬戶以旌獎之又召阿大夫面責他說自汝治阿以來我左右的都說汝是好官稱譽之言日聞於耳及我使人到阿查看卻見田地荒蕪人民窮苦前時趙攻鄆在汝近地汝不去救接衛取了薛陵汝尙不知全與那譽汝之言相反是汝不幹實事專務交結吾左右以求名

養正圖解

畜

譽也當日就烹了阿大夫并左右之嘗稱譽其賢者從此以後齊之羣臣人人震恐凡在外做官的與左右進言的不敢懷詐飾非務盡其真情齊國於是大治比前時不同矣可見爲治不在多術賞一人當功則千萬人勸刑一人當罪則千萬人懼覺察一無實之言而無實之言皆不敢復進在人主一奮發聞耳



養正圖解

三

韓昭侯有敝袴命藏之侍者曰君亦不仁者矣不賜左右而藏之昭侯曰吾聞明主愛一頓一笑今袴豈特頓笑哉吾必待有功者

敝是壞袴是下體之衣頓是微笑韓昭侯有一件穿過的舊袴分付左右之人收藏之左右說仁德之君必樂予好施今吾君一敝袴不肯賜左右之人還要收藏似非仁德之君也昭侯說我聞明主行賞必加有功不但賜人衣物就是一頓一笑也不肯輕易其頓也必有所爲而頓其笑也必有所爲而笑今袴雖敝是我服御之物豈特一頓一笑而已哉我所以藏

之者將待有功之人然後以賜之耳夫人主一人之  
有豈足以厭眾人之求只是自爲愛惜不易施予則  
偶有所及人自知恩不然賞輕則眾心不重眾玩則  
激勸何施國家操柄由此而失其害非小小也申子  
言於昭侯曰法者見功而予賞因能而授官君設法  
度而聽左右之請法所以難行也他日申子請仕其  
從兄昭侯曰非所學于子也吾聽子之謁敗子之道  
乎其用子之謁於是申子辟舍請罪昭侯學申子之  
學深信而力行之亦能以一國治况其大於此者而  
無所從學是欲以手援天下也而可乎

養正圖解

姜



養正圖解

五

列精子高聽行乎齊湣王善衣東布衣白縞冠類推之履特會朝雨祛步堂下謂其侍者曰我何若侍者曰公姣且麗列精子高因步而窺於井粲然惡丈夫之狀也喟然歎曰侍者爲吾聽行於齊王也夫何阿哉况於所聽行乎萬乘之主人之阿之亦甚矣而無所鏡其殘亡無日矣孰當可見鏡其惟士乎人皆知說鏡之明已也而惡士之明已也鏡之明已也功細士之明已也功大得其細失其大不知類耳

列精子高是六國時賢人聽行是聽其言而行之祛步是舉衣而步也粲然是明白的意思列精子高聽

行乎齊潛王他衣布衣白冠善履去會朝因雨祛衣下堂問從者說我之容貌何如從者說公姣且麗言其美也子高因步而窺于井則其貌甚醜粲然惡丈夫之狀也因喟然而歎說吾貌本醜而侍者以爲美因吾聽行乎齊王故阿諛之也况齊王是我所聽行者彼乃萬乘之主則人之阿之又甚矣我以井爲鏡故知貌之醜彼無所鏡其殘亡寧有日乎誰能爲王鏡惟士而已然鏡能照己之衣冠人皆悅之士能明己之得失人則惡之正衣冠之功小明得失之功大人不免得彼失此者以不知小大之類耳古人有言

養正圖解

要

以銅爲鏡見面之容以人爲鏡知吉與凶正是此意彼道德法度之臣正言敢諫之士皆人主之鏡也孔子曰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苟能取人自鏡卽不善者且有益况其善者乎不特此也詩書載籍皆聖賢格言正論所在古今得失興衰之迹昭然可見一開卷便自有益人能取其善者以爲法惡者以爲戒是亦己之鏡也人主既能以人爲鏡又能以古爲鏡則庶幾矣



養正圖解

五

漢高帝敕太子云吾遭亂世當秦禁學自喜謂讀書無益洎踐阼以來時方省書乃使人知作者之意追思昔所行多不是又曰汝見蕭曹張陳諸公侯吾同時人倍年於汝者皆拜并語於汝諸弟

漢高帝訓敕太子說道吾之生遭遇亂世當秦禁學之時故自喜己之所為謂讀書為無益及踐阼以來方去看書乃使人知作者的意思追思我昔日所行多有不是處又說蕭何曹參張良陳平諸公侯吾同時人年紀加一倍者汝見之皆拜并語於汝諸弟亦欲其知此意也史稱漢高不事詩書不喜儒生因其

初未見書冊與真儒故耳及稍稍讀書卽能知作者之意又能因書之言省己之失是古今善讀書者莫如高帝也後來如光武當兵馬倥傯之際投戈講藝息馬論道而孝明尤垂情古典游意經學廊廟多皤皤之良華首之老朝者進而思政罷者退而備問小大隨化詆欺不行可謂盛矣蓋聞古今之治亂則警懼易動聞閭閻之艱難則憂念易生退卽晏閒必無過當前代之效歷歷可考也謂當延登耆艾博訪古今庶知六經決非虛器真儒決非多拘廣問決非空文好學決非小用使天下實見學之能安國保民也

養正圖解

李

豈不快哉

